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六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第26辑/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499-X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8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ŪYÁNXUÉ LÙNCÓNG

语言学论丛

(第二十六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499-X/H·896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32.00 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 林 焘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陆 俭 明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徐 通 锵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王洪君(主任)
詹卫东	张 猛	朱庆之(副主任)		

本辑执行编辑： 陈保亚

执行编辑助理： 胡 斌

共同培育我们的园地

《语言学论丛》第26辑以新的面貌与学界朋友们见面了！

开本加大了，字数增多了，但更重要的是编委会、编辑部的组成和编辑方针有了新变化。

自1957年创办以来，《语言学论丛》一直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不定期同人论集。在王力、魏建功、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等老一辈学者的呵护和中文系同人的支持下，《论丛》在国内外汉语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26辑起，《论丛》改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服务中心承办，一年两辑，面向国内外汉语语言学界组稿，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论丛》的重要事务由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新的编委会决定，出版与发行继续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对诸位海外编委的鼎力支持和商务印书馆一如既往扶持学术的精神，我们惟有以高质量的学术水准来回报。

汉语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汉语的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汉语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标准语研究与方言研究相结合，是我们特别提倡的，相信也是学界的共同追求。

21世纪语言学的作用更加突显，发展更加迅速。我们希望《论丛》这一园地能够为推进新世纪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扩大和提高汉语语言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将恪守学术自由的原则，鼓励学术争鸣，扶持学术新人。

我们将勤奋敬业，确保出版周期的准确和组稿面的扩大。

热切希望学界同人的支持。让我们共同培育我们的园地！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编辑部

2002年4月

目 录

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

——评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	丁邦新	(1)
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	孙玉文	(12)
试论“於”字声调的不规则演变.....	孙景涛	(44)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	赵 彤	(59)
北京话儿化韵的产生过程.....	王福堂	(75)
方言介音异常的成因及 e > ia、o > ua 音变 ...	郑张尚芳	(89)
上海方言否定词与否定式的文本统计分析.....	刘丹青	(109)
连城客家话完成貌句式的历史层次.....	项梦冰	(134)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

——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

.....	蒋绍愚	(159)
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	冯胜利	(178)
唐宋时期被动句的语义色彩.....	[韩]崔宰荣	(209)
卜辞“雉众”补释.....	沈 培	(237)
《诗经》“友生”解.....	徐 刚	(257)

汉语句法研究的新思考.....	陆俭明	(263)
-----------------	-----	-------

普通话中节律边界与节律模式、语法、

语用的关联.....	王洪君	(279)
一二三.....	蔡维天	(301)
多项副词共现的语序原则及其认知解释.....	袁毓林	(313)

2 目 录

《汉语大词典》的一条书证·····	李若晖	(340)
稿约·····		(344)
ABSTRACTS(英文提要)·····		(347)

CONTENTS

Morph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A Review of <i>The Roots of Old Chinese</i> by Laurent Sagart	Ting Panghsin	(1)
A Study on the Tones in the Doublets in Pre-Qin Dynasty	Sun Yuwen	(12)
A Discussion on the Irregular Tonal Change of the Word <i>yu</i> (於)	Sun Jingtao	(44)
On the Evolution of Initials in Tibetan	Zhao Tong	(59)
A Diachronic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Retroflexation of Beijing Dialect	Wang Futang	(75)
The Cause of the Queer Medial and the Sound Change $e > ia$, $o > ua$ in Chinese Dialect	Zheng-Zhang Shangfang	(89)
A Text-based Statistic Analysis on Negative Words and Sentences in Shanghainese Dialect	Liu Danqing	(109)
The Historical Stratum of the Sentence-type of Perfective Aspect in Liancheng Hakka	Xiang Mengbing	(134)
The Origin of Passive Sentence with <i>gei</i> (给) and <i>jiao</i> (教):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alogy and Expansion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Jiang Shaoyu	(159)
A Form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VR-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Feng Shengli	(178)
The Emotional Coloring of Passive Voic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oi Jeayong	(209)
Further Deciphering on the <i>Zhi Zhong</i> (雉众)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Ruins ...	Shen Pei	(237)

4 CONTENTS

Notes on <i>Yousheng</i> (友生)	Xu Gang (257)
My New View about the Study of Chinese Syntax	Lu Jianming (263)
How the Metrical Boundary Relates to Metrical Pattern, Syntax, Pragmatics in Chinese Mandarin	Wang Hongjun (279)
One, Two, Three	Cai Weitian (301)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the Wordorder of Multi-adverbs in Mandarin	Yuan Yulin (313)
A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i>Hanyu Da Cidian</i> (A Large-sized Chinese Dictionary)	Li Ruohui (340)

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

——评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丁邦新

最近有好几位学者讨论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并且拟测了不同种类的词缀^①(见 Sagart 1999, Pulleyblank 2000, 龚煌城 2000)。我觉得在讨论构词问题之前,应该考虑先设定几条通则,作为讨论的基础,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一) 所有的汉字基本上代表一个音节。这一点可以由《诗经》中多用四字句得到印证,相信四个字就是四个音节。我们难以想像在全是四字句的一首诗里,有一个汉字其实代表一个以上的音节。因此,词缀如以一个汉字代表,就是单音节的。现有的一个汉字如有词缀,应该不增加音节。我把这个原则叫做“汉字单音节原则”。

(二) 所有的词缀应该说明它的意义,无论是语法意义或者修辞意义。例如某一个词头的语法意义是将动词变为使动式,或某一个插词的意义是加强语气。我把这个原则称为“词缀意义原则”。

(三) 先秦传世古籍相当不少,在讨论词缀时,希望至少能有一个用例,例如《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丧”是“亡”的使动式,上古音“丧”是 smangh^②,“亡”是 mjang,而“丧”是有词头的,等于“使亡”的意思。意思是“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使它死亡,我愿

* 本文的英文本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30期第1分,详略稍有不同。

意跟你一起死亡。”我把这个原则称为“词缀用例原则”。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形,如果没有用例,至少有谐声字、词族的说明。问题是谐声字、词族的说明有时难免人言人殊,不容易成为定论。

二

根据以上的三条通则,以下就来讨论 Sagart(1999)的专著。

(一) 汉字单音节原则

这个原则前人已有充分的讨论。李方桂先生(Li 1951:256)早就说过:“中国话里大部分的词素无疑都是单音节的。”赵元任先生也说,“所谓单音节神话其实是有关中国的种种神话里最真实的一个。”(Chao 1968:139, 见丁译本 1980:74)从语言来说,这并不是说汉语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的,也有不少复音节的词。但以词素(morpheme)^③来说,绝大部分的词素都是单音节的,这个现象在上古汉语中尤其显明。从文字来说,一个汉字标写一个词素,就是“汉字单音节原则”的意义。我们研究上古汉语,不能不接触汉字,因此对这个原则的了解是很重要的。Sagart 说:

We have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in the Old Chinese period single characters could not be used to write iambic words like *^Akə-lak, if a reasonably accurate phonetic could be found. (P.20)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违背了“汉字单音节原则”。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字中找到了正确的声符,上古汉语中一个汉字真的表示双音节的抑扬式(iambic)吗? Sagart 拟测了许多这样的字,举例来说:

流	Cə-lu ^④
凉	Cə-raŋ
六	Cə-ruk
力	Cə-rik
栗	Cə-lit

廉 Cə-lem

林 Cə-lim

这些都是相当普通的字，其中有些不是形声字，谈不到声符的问题。我们以“流、凉、六”三字出现在《诗经》中的举例来说：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关雎》）

这一章诗每句都是四个字，通常每个字一个音节，偏偏有一个“流”字是 Cə-lu，会不会破坏诗的一致性？当其他的字是一个音节的时候，“流”字会是两个音节吗？“流”和“求”是押韵的，两个音节的“流”字会和一个音节的“求”字押韵吗？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北风》）

这一首诗也是通篇四言，“凉”字和“雱”字押韵，同样的情形，在诗篇的一致性上，在押韵的要求上，我们能接受“流”字是两个音节的拟音吗？

再举一个“六”字来说：

予子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纆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予子干旄，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予子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干旌》）

这里三章诗的体例是一致的，都是四言诗，为了押韵的需要，诗人用了“四、五、六”三个字来对比。“纆、四”“组、五”“祝、六”分别押韵。现在看一看 Sagart 的拟音：四：s-hlij-s、五：ŋaʔ、六：Cə-ruk。实在难以相信诗人会用一个双音节的“六”字对当“四、五”两字，同时跟单音节的“祝”字押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以上三例来说明。Sagart 的拟

音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他认为这种抑扬式的双音节字在今天的广州话和福州话里得以保存。他说:

Iambic forms with loosely attached prefix and weak-strong rhythm: *^akə-lak 'armpit', stressed on the second syllable (no characters: the word survives in Cantonese kə-la: k-twi and Fuzhou kə-lou[?]-a, both 'armpit') (P.15)

先看广州话,表示“腋下、腋窝”意思的词应该是 kak³³ lak²²⁻⁵⁵⑤ tɕi³⁵, 汉字是“脇肋底”,既有汉字,而且言之成理(见李荣 1998a:469)。再看福州话,“腋下”应该是 ko²⁴⁻²¹ lo²⁵⁵ a²⁴²,汉字是“络络下”,也言之成理(见李荣 1998b:415)。Sagart 说没有汉字,那是因为他没有注意本字的问题,记音也有错误。我一向认为要把现在的方言俗语推到两千多年前的上古汉语是很困难的事,可能会有“囫囵吞枣”的危险。

总之,“汉字单音节原则”有它的道理,不能随便推翻。Sagart 书中讨论抑扬式双音节词素的篇幅相当不少,我认为都不可信从。

(二) 词缀意义原则

任何词缀都有意义,有的可能是文法意义,有的可能是修辞意义。讨论上古汉语词头、插词、词尾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加以说明,梅祖麟(Mei 1989)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 Sagart 的书中这一点大致做到了,这是一个优点。以下作一个统计:

1. 词头 s-:在梅氏所说的方向化表示使动(causative)、名谓化(denominative)之外, Sagart 又说 s-可以表示开始(inchoative),同时可以使动词变为名词。
2. 词头 N-:使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但有例外,带词头 N-的动词也可以是及物动词。
3. 词头 m-:在动作动词之前,表示动词的可控制性、意愿性,但有例外,静态动词(形容词)也可能有 m-词头;在名词之前,表示和动词配合的动作者;另外也出现在小动物的名称之

中,但意义没有说明。

4. 词头 p-:意义不明。
5. 词头 t-:在动词之前表示不及物的静态动词(形容词)、生理上不能控制的动作、其他不及物动词。在名词之前,表示不可数的物质名词,但例外也有可数的。
6. 词头 k-:在动作动词之前表示进行的动作,在静态动词之前也表示静态动词。在名词之前表示可数的名词。基本上表示具体的动作和可数的名词。
7. 词头 q-:意义不明。
8. 插词 -r-:加在动作动词之中表示重复的动作,或者同时的动作;加在名词之中表示多数的东西;加在形容词之中表示程度的加强。总的来说,表示加强语气。但有些例外字无法解释。
9. 词尾 -s:采用梅祖麟(Mei 1989)的办法,认为 -s 有两个作用,使动词变为名词,也可以使内向动词变为外向动词。
10. 词尾 -ʔ、-ŋ、-n 存疑。

在上述的词缀之中,除第 10 类存疑不计,意义不明的有两种 p-、q-,意义有例外的有四种 N-、m-、t-、-r-,也还有意义不明的地方,如 m-出现在小动物之前,就不知道是什么作用,Sagart 说 m-也可能出现谷类名词之前(p.85)。只有 s-、k-、-s 意义上比较没有问题。也许在这个阶段要求词缀有明确的意义是一种苛求,但说不清楚词缀的意义总是一个遗憾。词缀的意义范围如果太广了,也容易令人起疑,同一个词缀是否可能有这么多的功能。

Sagart 认为“甚”字有词头 m-(p.90),但词头 m-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应该加在动词之前,或加在名词之前表示动作者,或加在小动物之前。但“甚”是“桑甚”,不合于他自己的说法。“麦”也是一样(p.81),他认为有词头 m-,但和他所说的词头 m-的功用不合。

又如“慈”字,‘affectionate, loving, kind’(p.210),他认为有词头 N-,但 N-使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也可以是及物动词,但

“慈”字是形容词。又如“红”字,他也认为有词头 N-(p. 116),但“红”和不及物动词扯不上关系。可见“词缀意义原则”不容易做到。这是否表示有些词缀的推测不一定能成立呢?

(三) 词缀用例原则

上文已经提到了能为词缀找到古书中的用例是理想的情形,否则就要有可靠的谐声字或词族的说明。上面已经举出一个“丧、亡”的例子,现在再举一例(Mei 1989):

滅 mjiat 威 s-mjiat(使滅)

《诗·正月》:“燎之方扬,宁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威”就是“使滅”的意思。这样的用例证明词头 s-的可靠性。

我们来看看 Sagart 在讨论 s- 的时候所举的例子:

楔 s-ŋet ‘wedge, piece of wood between the teeth of a corpse’

齧 ŋet ‘gnaw, crunch in teeth’(p. 65)

楔字《说文》说:“从木契声”。齧字则是“从齒𪔐声”。问题在于“契”和“𪔐”并没有声音上的关联,因为“契”字是“从大从𪔐”会意的,并不是以“𪔐”为声符。因此,“楔”和“契”有关,是 s-和 k-的关系;“齧”和“𪔐”有关,是 ŋ-和 k-的关系。根本谈不到“楔”和“齧”在声音上有何关联,当然也就无法拟测 s-ŋet 了。如果不管《说文》的解释,纯从语源上设想,楔本来为“楔子”的意思,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的解释是“开木具也”。应用到放在尸骸口中的木片,只是一种自然的引申,不一定能推到“齧”字。这就说明没有古书用例的危险,在语源上的推论或对或错,难以判别。

又如他举的“蘇”字:

悟寤 ŋa-s ‘to be awake, aware’

蘇 s-ŋa ‘to come back to life, to wake up’ (p. 72)

为了解释“蘇”从“穌”声,而“穌”从“魚”声, Sagart 认为“蘇”是“开始寤”的意思,也就是通常说的“蘇醒”。这个说明有它的优点,能够解

释“蘇”字的声符来源。经典中不乏“蘇”用作“死而更生”的意思。如《古文尚书·仲虺之诰》：“后来其蘇”。但“蘇”是一种植物，《说文》说“桂荏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今谓之紫蘇”，现在广东人蒸螃蟹还用“紫蘇叶”。作为“死而更生”的意思是把“蘇”假借为“穌”，那么这里讨论的应该是“穌”字，《玉篇》：“穌，息也，死而更生也。”即使拟测的词头是正确的，也跟本义是植物的“蘇”无关。这一例说明即使有谐声的用例也还要小心从事，以免出错。

又如他举的“酌”字，认为有 t-词头，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他说：

In Early Zhou texts *zhuo*₂ 酌 *^bt-lewk ‘to pour with a ladle’ sometimes occurs as a one-argument intransitive ‘to be served drinks’ (Ode 223). In other instances it occurs with a second argument, which designates the vessel or body of liquid (such as a pool) out of which liquid is ladled (Ode 3; Ode 251), or the person to whom liquid is ladled (Ode 250). In one case (Ode 220) Karlgren gives a transitive interpretation:

酌彼康爵

*zhuo*₂ *bi*₃ *kang*₁ *jue*₂

pour with ladle-this-rest-cup

[‘they’] fill that cup of rest’

The meaning is obscure, Zheng Xuan glossed *kang*₁ 康 as *xu*₁ 虚 ‘empty’, hence the sentence may mean [‘they’] fill that/those empty cup(s)’ instead. The sentence, however, has only one overt argument and could easily be intransitive: ‘(re)filled are those empty cups’. (p. 95)

Sagart 在这里举了《诗经》的用例，证明“酌”字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而 Karlgren 的翻译不对。事实上 Sagart 忽略了《诗经》中的例句 (Ode 3)，请看：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卷耳》）

这里“酌”字跟两个论元(argument)出现,“我”是表示主语的动作者,“金罍、兕觥”是宾语,“酌”字是很清楚的及物动词,那么 t-是否存在就成了问题。这就表示有了用例,还要看解释得对不对,也要看有没有其他的用例,“以偏概全”是有问题的。

三

以上根据通则作了一番检讨,对 Sagart 的书还有几点意见值得一说:

1. 这是一本讨论上古汉语构词的专著,作者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从理论的建构、上古汉语的音系拟测,到各种词缀的讨论,以及罗列上古汉语的部分基本词汇、与文化有关的词汇,利用词族的观念加以充分发挥,都显得很有条理。作者对于汉语的认识甚为深入,对于现代汉语、上古汉语的知识甚为广博,极为难能可贵。

2. 对于上古汉语的音系, Sagart 采用了 Pulleyblank(1973)的两种音节说,以三等韵的字为一组,一二四等韵的字为另一组。并大致采用了 Baxter(1992)的六元音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接受。因为诗经押韵和谐声字完全看得出来有两种音节的现象(丁邦新 2001)。同时从内部证据和汉藏语对音都证明六元音说不如李方桂(1971)的四元音说可靠(Gong 1980, 丁邦新 1994、1998)。立足点不同自然看法有异,从这样的上古音系出发得到的结论也是可疑的。

3. 这本书中的一个特点是把上古音和现代方言的俗语结连起来讨论,个人觉得这种连系非常困难。要假定汉语在复声母、元音和声调经过三千年非常剧烈的变化之后,一般的词缀都没有痕迹可寻了,居然有某一种词头能保存到现在,实在难以想像。上文提到广州话和福州话的例子,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Sagart 认为表示“跳蚤”的阳曲的 $kəʔ$ -tseu 和厦门的 ka-tsau 的第一音节可能是上古词头 k- 的遗留(p. 99)。其实厦门的 ka 是平声,本字是“家”(李荣 1993: 29),阳曲的 $kəʔ$ 是入声,可能是“貉”,见于

《广韵》陌韵“古陌切”，和“格”字同一小韵。这些音节可能都有本字，声调也不同，Sagart 把它们一起看待，令人难以接受。

又如 Sagart 认为有些北方官话小动物名称中的 *ma* 是词头 *m-* 的遗迹 (p. 85)，如马蜂、蚂蚁等等，其实“马”是“大”的意思，马蜂比较大，有别于一般的“蜜蜂”，“蚂蚁”其实是“马蚁”，可能有别于一般的“小蚁”，何况《红楼梦》里还有“马猴”，是“大猴”，“马”字并不是只用在小动物之前。俗语说“人高马大”，正是这个意思。

4. Sagart 认为“蔞、落”有语源关系，他说：

root * (h)lak “to fall, of tree leaves or bark”

• *tuō*₄ 蔞 [790r] *^ahlak > thak “to fall to the ground, of the leaves or bark of plants and trees” (*Shuo Wen*: 艸木凡皮叶墜地为蔞)

• *luō*₄ 落 [766q] *^akə-lak > “to fall, of tree leaves” (*Shuo Wen*: 凡艸曰零，木曰落)。

The character *tuō*₄ 蔞 occurs in the following line, from *Shi Jing* 154.4 (*Bin Feng*, Ode *Qi Yue*):

*shí*₂ *yue*₄ *yun*₃ *tuō*₄ 十月陨蔞 “in the tenth month there is the shedding of leaves”

The Mao commentary says: *tuō*₄, *luō*₄ *ye*₃ 蔞，落也 “*tuō*₄ 蔞 means *luō*₄ 落”。

根据《说文》的解释，“蔞”显然是一个名词，不知何以 Sagart 认为是动词。可能因为他看了《诗·七月》的毛传，《七月》的原文是“十月陨蔞”，毛传说：“陨，坠；蔞落也。”解释“陨”的意思是“坠”，“陨蔞”就是“蔞落”的意思。Sagart 误会了毛传的意思，以为是“陨，坠；蔞，落也。”断句发生错误，误把名词的“蔞”当做了“落”的意思，这当然是误解。“蔞”字还见于《诗·蔞兮》，原文是：

蔞兮蔞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蔞兮蔞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可见“蔞”不可能是动词，由此而推断的“蔞落”同源说自然也无法成